

# 艰难时世

[英]狄更斯 著  
马建华 周琦 译



I561.44

1412

系

# 艰难时世

[英] 狄更斯 著  
马建华 周琦 译

南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艰难时世/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马建华, 周琦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1999. 8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书名原文: Hard Times

ISBN 7-80609-803-8

I. 艰… II. ①狄… ②马… ③周…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4754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18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21.20 元

# 目 录

## 第一卷 播 种

第一章	唯一必需的东西	(3)
第二章	扼杀天真	(4)
第三章	疏漏	(11)
第四章	邦德贝先生	(17)
第五章	主调音	(25)
第六章	史利瑞马戏团	(31)
第七章	斯巴希特太太	(45)
第八章	切莫惊奇	(52)
第九章	希西的进步	(59)
第十章	斯蒂芬·布莱克普尔	(68)
第十一章	没有出路	(74)
第十二章	老太太	(83)
第十三章	雷切尔	(88)
第十四章	大工厂主	(97)
第十五章	父亲和女儿	(102)
第十六章	丈夫与妻子	(111)

## 第二卷 收 割

第一章	银行里的宝藏	(119)
-----	--------	-------

第二章	詹姆斯·哈特豪斯先生	(133)
第三章	小狗	(142)
第四章	同胞兄弟们	(147)
第五章	工人和厂主	(156)
第六章	渐渐消失了	(163)
第七章	火药	(176)
第八章	爆炸	(191)
第九章	话听完了	(205)
第十章	斯巴希特太太的梯子	(214)
第十一章	下滑	(219)
第十二章	终于掉下来了	(228)

### 第三卷 储 藏

第一章	另一种必需的东西	(237)
第二章	可笑至极	(243)
第三章	当断则断	(254)
第四章	失踪	(262)
第五章	寻获	(272)
第六章	希望之光	(281)
第七章	捕捉小狗	(291)
第八章	誓言	(303)
第九章	结局	(310)

# 第一卷 播 种



## 第一章 唯一必需的东西

“现在，我所要求的是事实，除了事实，其他什么都不要教给这些男孩和女孩们。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唯一必需的东西。除此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应该连根拔掉。只能在事实的基础上，训练那些有理性的动物的头脑，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将无济于事。这是我教育自己孩子所遵循的原则，也就是我用来教育这些孩子的原则，要紧紧地抓住事实不放，老师！”

这是一间简陋的、没有什么陈设、单调的拱形教室，讲话的人每说完一句话，都用他那正方形的食指在那位老师的袖子上划一下，以此来加重他的语气。讲话人那四四方方像堵墙一样的额头也在帮助他加强语气，而他的双眉就是那堵墙的墙根，他的眼睛又找到了藏身之所，那就是两个被墙所遮蔽的、宽绰深暗的窟窿。讲话人那又宽又薄而又硬邦邦的嘴巴，也在帮助他加强语气。讲话人那不可变更的、枯燥的、专横的声音也在帮助他加强语气。讲话人的头发也像在帮助他加强语气，一根根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宛如一排冷杉树，挡住了风，以至于不吹到他那光溜溜的脑袋上，而那秃头的外表又布满了小疙瘩，像葡萄干馅儿饼上的硬皮，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储藏那生硬的事实。讲话人固执的姿态、四四方方的外衣、四四方方的两腿、四四方方的肩膀——不仅如此，那条用来紧掐住他喉咙的领带，也像顽固的事实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在帮助他加强语气。

“在生活当中，除了事实，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老师，什么



都不要，只要事实！”

这个讲话的人，同那个教师，以及在场的另一个成年人，都略微向后退了一步，用他们的目光扫射着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有坡度地板上的一些小罐子，准备把无数法定加仑的事实灌进去，直到溢出来为止。

## 第二章 扼杀天真

先生，我叫汤姆斯·葛雷英，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一个讲究事实和懂得计算的人。我这个人为人处事都从这条原则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任何人都不允许等于更多。先生，我叫汤姆斯·葛雷英，毫不含糊，汤姆斯·葛雷英。我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先生，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告诉你准确的结果。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也许你希望把一些别的什么荒谬的信念灌输到乔治·葛雷英，或者奥古斯汀·葛雷英，或者约翰·葛雷英，或者约瑟夫·葛雷英（这些是假设的，不存在的人）的头脑中去，但是想要灌进我汤姆斯·葛雷英的脑子里去——先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无论是在自己小圈子里的熟人中，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葛雷英先生总是以这样一种人自居。面对这些即将被事实装得满满的小罐子，在介绍他自己——汤姆斯·葛雷英，毫无疑问，也是用这套说法，只不过他用“男孩子和女孩子”来代替“先生”这个称呼罢了。

事实上，当他从上面已提到的那两个窟窿中向他们狠狠

地喷出火星的时候，他仿佛是尊大炮，事实的火药已满满地塞到了炮口，随时准备一炮把这些孩子们轰出童年时期。他又像一架通了电的机器，被装上了一种残忍的、机械性原料，等那些稚嫩的、年轻的梦幻被轰走之后，以此来做它的替代品。

“第二十号女学生，”葛雷英先生用他那正方形的食指正对着对方指去，“我不认识那个女孩儿，她是谁？”

“希西·朱浦，先生，”第二十号女学生涨红了脸，站了起来，行了屈膝礼，说明道。

“‘希西’算不得是学名，”葛雷英先生说，“别管自己叫‘希西’了，就叫‘塞西莉亚’吧。”

“是父亲管我叫‘希西’的，先生。”这个女孩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又行了一个屈膝礼。

“那就是他的不是了，”葛雷英先生说，“告诉他，不允许那样叫。塞西莉亚·朱浦。等一等，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他在马戏团里工作，请您原谅，先生。”

葛雷英先生皱皱眉，然后用手甩了甩，似乎想把这个讨厌的职业甩开。

“这里，我们不想知道什么马戏的事，你必须告诉我，你父亲是驯马的，对不对？”

“请原谅，先生，当他们有马可驯的话，在马戏场里，他们确实要驯马的，先生。”

“在这儿，你不必告诉我马戏场的事。那么，就是说你父亲是个驯马的，我敢说，如果马生病了，他也能医治，是吗？”

“唔，是的，先生。”

“很好，那么他就是一个兽医、马掌铁匠和驯马师。告诉我，你能给马下个定义吗？”

（希西·朱浦一听这个要求，给弄得惊慌失措了）

“第二十号女生竟然不能给马下个定义！”葛雷英先生为了对这些小罐子<sup>①</sup>进行教育而说道，“第二十号女生不能掌握这个事实，关于一个最普通动物的事实！哪个男孩子能给马下个定义？贝茨，你说说怎么样？”

那个正方形的手指，点来点去，忽然点到了贝茨，或许是因为他正巧坐在那一缕阳光中。那缕阳光从那间刷得雪白的屋子里一个没有帘子的窗口射进来，同样也照到希西。因为这些孩子们是男女分开坐在有斜坡的地板上，当中隔着一条狭窄的通道。希西就坐在太阳照着的那一排的拐角处，太阳光一射进来就照着她，而贝茨就坐在另一边离希西隔有几排远的拐角处，他恰好接触到这道阳光的尾巴。但是，这个女孩子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都是黑黑的，当阳光照着她的时候，她似乎能从中吸取较深且较有光彩的色素。至于那个男孩子，他的眼睛是淡淡的，头发也是淡淡的，同样的一道阳光似乎把他原来拥有的一点儿色素都吸走了。他那双冷淡的眼睛几乎不能算是眼睛，那些短睫毛跟它们对比起来显得更苍白一些，这样，眼睛的形状才被衬托出来。他那剪短的头发了和他额头上、脸上的沙色雀斑是一个颜色的，他的皮肤很不健康，缺少自然光泽，似乎被刀割了以后，连流出来的血也是白的。

“贝茨，”汤姆斯·葛雷英说，“你给马下个定义。”

“四足动物，食草类。四十颗牙齿，其中二十四颗白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春季换毛，在沼泽的地方，还会换蹄子。蹄子虽然很硬，但也需要钉上铁掌。从牙齿上可以看出它的年龄。”贝茨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大套。

“现在，二十号学生，你知道马是一种什么动物了吧？”葛

---

<sup>①</sup> 小罐子，指当时坐在地板上的男女孩子们。

雷英先生道。

她又行了一个屈膝礼，由于她的脸一直涨得绯红，所以现在也不可能涨得更红了。说完以后，贝茨立刻把眼睛对着汤姆斯·葛雷英先生眨了眨，他那闪动着的睫毛映着阳光，就像忙碌的昆虫触角一样，他用指节在生有雀斑的额头上抹了一下，坐了下来。

第三位绅士这时走上前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善于把什么事情都弄得枯燥无味。他是政府的一个官员，而他的样子却像个拳师，他经常训练自己。像一颗大药丸似的硬塞到大众喉咙里——这是他常用的一种方法。在他那小小的办公室门旁，经常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似乎随时准备跟全英格兰比武较量一番。在打比方及其它方面，常用语都是些拳击术语，似乎很有能耐，随时随地准备好站在拳击开始线上，以证明自己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对待任何问题，他都像拳师一样，跑上台去，用右手拳把它打伤，接着再用左手拳打过去，稍停一下，再交手，把对手（他常常跟全英格兰格斗<sup>①</sup>）逼到擂台边缘的围绳旁，再扑上去狠狠地打，打得它连气也喘不过来，使这个可怜的对手倒下去，连裁判员数一、二、三、四……的声音都听不见。他接受了上级政府的命令，促成了官僚政治的黄金时代，使官员们可以在地球上进行统治。

“太好了，”这位绅士抱着双臂，微笑着说道，“那就是马的定义。好了，让我来问一问你们这些孩子，你们喜欢用画有马的纸糊房间吗？”

停了一会儿，一半的孩子齐声喊道：“喜欢，先生。”而另一半孩子从那位绅士的表情上判断出“喜欢”是错误的，就齐声

---

① 1838年，英国拳击保护协会通过一项新的拳击规则即不戴铜套打人。

喊道：“不喜欢，先生！”

“当然不。为什么你们不喜欢呢？”

停了一下，一个肥胖而动作迟缓的男孩子，喘着粗气，勇敢地回答道：“因为我根本不用纸糊房间，而是用油漆刷房间。”

“你必须用纸糊。”那位绅士有点生气地说道。

“你得用纸糊，不管你喜欢与否。别对我们说你不喜欢用纸糊房间，这是什么意思，孩子？”汤姆斯·葛雷英先生说道。

停顿了一段相当沉闷的时间，那位绅士说：“那么，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应该用画着马的纸来糊房间。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你们谁看见过马在房间里的墙上走来走去的吗？——你们看见过吗？”

“看见过，先生！”一半人这样说。

“没看见过，先生！”另一半人说。

“当然没有见过。”那位绅士愤怒地看着回答错的一半人说道。“其实，事实上你们看不见的东西，是哪儿也看不见的，事实上没有的东西，是哪儿也不会有的。所谓的‘口味’只不过是‘事实’的别名而已。”

汤姆斯·葛雷英点点头，表示同意。

“这是一个新的原则，一个发现，一个伟大的发现。”那位绅士说，“现在，我再来试试你们，假如你们要用地毯来铺房间，你们喜欢用有花儿的地毯来铺吗？”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中已有了数，认为“不喜欢、先生”总是那位绅士的问题的正确答案。因此，绝大多数人异口同声地说：“不喜欢。”只有几个微弱的、散漫的人说，“喜欢”，其中也包括希西·朱浦在内。

“第二十号女学生。”那位绅士微笑了一下，因为他已听出

了讲话的是谁。希西满脸绯红地站了起来。

“如果你已是个成年女人而有了丈夫的话，你就会用有花儿的地毯来铺你的房间——或者你丈夫的房间，是不是这样？”那位绅士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对不起，先生，我非常喜欢花儿。”希西回答道。

“这就是你要把桌子和椅子放在花儿上面，让人们穿着厚底靴子在上面踩来踩去的原因吗？”

“那也不会伤害到花儿呀，先生。它们不会被压坏，也不会枯萎，对不起，先生，那图画仍然同以前一样漂亮、鲜艳夺目，我还幻想——”

“嗯，嗯，嗯！但是你不许幻想，”那位绅士喊道，他得意洋洋，因为正好碰到他的点子上，“对，你绝对不可以幻想。”

“你绝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塞西莉亚·朱浦。”汤姆斯·葛雷英一本正经地重复了一遍。

“事实，事实，事实！”那位绅士说。

汤姆斯·葛雷英也跟着重复说：“事实，事实，事实！”

“在所有事情上，你们必须受事实的限制和支配。”那位绅士说，“我们希望，不久便会有一个由事实委员们组成的‘事实委员会’。他们会让人们变成只讲事实而不讲其他的人。你们必须完全抛弃‘幻想’这个词儿，和它没有任何联系。在任何有用的物品或装饰品上，你们都不该有任何与事实相矛盾的东西，事实是你们不能在花儿上走来走去，因此，也不允许你们在有花儿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你们并没有看见过奇怪的鸟儿和蝴蝶飞来落在陶器上，因此，也不允许你们在器皿上画一些奇怪的鸟儿和蝴蝶。你们从来没见过四足动物在墙上行走，因此你们就不应该用画有四足动物的花纸来糊墙。”那位绅士接着又说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只许使用一些几何图形，

可略加改变的图案，这些图形（用原色）拼凑而成足以证明——这是一个新发现，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口味。”

这个女孩行了个屈膝礼，坐了下来。她太年轻了，听说这个世界只许事实存在，简直给吓呆了。

“好了，如果麦克库姆德先生在这儿准备讲他的第一课的话，”这位绅士说，“葛雷英先生，承蒙您的邀请，我非常高兴来看看他的教学方法。”

葛雷英先生表示非常感谢：“麦克库姆德先生，我们只等着您了。”

于是，麦克库姆德用他最好的方式开始讲课了。他和其他一百四十位教师就好像许多钢琴腿一样，是在同一时间内、同一原则下，最近被制造出来的。他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考试，回答了许许多多令人头痛的问题。正字法、语源学、句法，以及诗歌作法、传记、天文学、地理学，再加上宇宙概论、复比例、代数、土地测量与水准测量、声乐和写生等知识，他样样都精通了解。经过艰苦的努力，他登上了女皇授予最高荣誉的枢密院所发表的 B 字号教师名单，同时，在数学、自然科学、法语、德语和希腊语方面，他仿佛也登上了顶峰并摘取了桂冠。他知道世界上所有水域的详情（无论它们在哪儿），所有民族的历史，所有河流与山脉的名字，所有国家的产品、风土人情、疆界及其在罗盘三十二方位的位置。唉呀！未免太多了吧！麦克库姆德。如果他学的稍微少一点的话，也许可能教得更好一些。

他这次试教课，跟《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sup>①</sup> 中的摩佳娜没有什么两样：他仔细看了看排列在他面前的一个又一个的

---

<sup>①</sup> 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摩佳娜是阿里巴巴的婢女，她发现来主人家借宿的一个商人带来的四十个罐子中藏有强盗，就把滚热的油倒进去，把他们都给烫死了。

小罐子，想要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好一个麦克库姆德。当你准备用滚开的油把每个小罐子灌得要溢出来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准会把里面的强盗（名叫作“幻想”）给烫死——或是摧残他们，使他们成为畸形。

### 第三章 疏 漏

葛雷英先生怀着满意的心情从学校朝家走去，这是他的学校，他决心使它变成一个模范学校。他决心使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模范——如同所有的小葛雷英们一样都是模范。

葛雷英家中共有五个孩子，他们个个都是模范，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接受着训诫，像野兔一样被追猎着，几乎在他们刚刚能独立行走时，就被赶到教室里去。他们联想起来的第一件东西，或者说他们能够记起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块大黑板，一个枯燥无味的“妖魔”用粉笔在上面画了一些白色的怪怪的数字。

这并不是说他们知道“妖魔”这个名字，或者它的特征以及任何有关“妖魔”的其他的事情。只是“事实”禁止他们知道！我只不过用这个词来描绘一个在像碉堡一样的教室里讲课的那个怪物，只有老天爷晓得这个怪物的头是由多少个头组成的。他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抓住他们的头发，把他们拖到了充满统计数字的阴暗洞穴中。

没有一个小葛雷英曾看见过月亮里的人脸。在他们话还没说清楚以前，就已经熟悉了月亮的一切。没有一个小葛雷英曾学过那无聊的歌谣：“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我多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小葛雷英曾对这些事情表示过惊奇，每



一个小葛雷英，在五岁时已经能解剖“大熊星座”，就跟欧文教授<sup>①</sup>解剖动物差不多。也能够像一个火车司机一样驾驶“查理士的车子”（即大熊星座的俗名）。没有一个小葛雷英曾经把田野里的牛，跟那只有名的歪角牛联想起来，那只牛曾经抛起过一只狗，狗又咬过一只猫，猫又咬死过一只老鼠，老鼠又偷吃过麦芽。或者不会把它跟那只更有名的、曾经吞下“大拇指汤姆”<sup>②</sup>的牛联想在一起。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些著名的角色，只听说过牛是有几个胃的反刍四足动物。

葛雷英走向他那被称做“石屋”的充满事实的家。在他建造“石屋”以前，事实上他已经不做五金批发商了，现在正四处寻找一个适当机会在议会中显示他的算术天才。“石屋”坐落在距一个大镇约有一两英里远的一片荒野上，在现存的指南书上可查出这个镇叫“焦煤镇”。从形状上看，这个“石屋”端端正正的。它一点儿也不装饰，或使自己色彩更艳丽一些。在周围的景色衬托下，它好像是一个决不让步的事实。这座很大的、四四方方的房子，有一条沉重的门廊遮住了它正面的窗户，正如房主人的浓眉遮住了他的眼睛一样。这是一座经过预算、核算、决算和验算而建造的房子。大门这边有六个窗户，那边也有六个窗户，这一厢的窗户共有十二扇，另一厢的窗户也是十二扇，加起来共计二十四扇，都安排在后面的两厢。一片草地、一个花园，和一条路都是直线形的，好像一本用植物编成格子的帐本。煤气与通风设备，排水管与自来水管，一切都是一流的；铁夹板、铁房梁，从上到下都有防火设备。机械升降机是为带动扫帚和刷子，供女佣人打扫房间时用的，所有心里

---

<sup>①</sup> 欧文教授(Richard Owen 1804—1892)：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和解剖学教授。

<sup>②</sup> 大拇指汤姆(Tom Thumb)：是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滑稽剧《悲剧中的悲剧》或《大拇指汤姆的生活》中的一个次要人物。